

江南花雨

長篇言情小說 吳門顧月道著



上海聯華書店印行

長篇哀情寫實小說

江 南 花 雨

顧明道 著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長篇小說
寫實小說

江南花雨

吳門顧明道著

前奏

這是一個初春的黃昏，雖然已近花朝，而春風如剪，春寒淒厲，還沒有顯出良辰美景艷陽天的樣子。但是在上海的馬路上，雖然霓虹燈的樣子一時已瞧不見了，馬路上的汽車也寂寥得很。有幾輛木炭汽車有時叭的一聲很快的駛過，似乎很驕傲地表示出它們在今日之下不可多得的汽車階級。然而本來很時式的流線型摩托卡，背後却變成多生了一個瘤的樣子，減少了它的美觀呢，惟有新興的三輪車却是很多的在馬路上疾馳，往往一男一女並肩而坐，似乎有女同車，樂何如之。這也顯見得上海的人在這烽火彌天的時代裏，仍然忘不了紙醉金迷的生活。而在所謂風化區的汕頭路一帶，在那些舊式的青樓裏面，電炬璀璨，弦管噉嘈，頓時熱鬧起來。這時候有一輛三輪車慢慢兒的駛到了一家门口停住，程景便獨自坐在這車上。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，戴着呢帽，穿着大衣，鼻架眼鏡，像是個士人的模樣。但是面貌清癯，已沒有張緒當年的丰度，而幾乎像個病維摩。今晚是第一次到這裏來訪問美人的粧閣，而在門口早有龜奴站着等候，好像知道他快要來的樣子，連忙帶笑招呼說道：「程爺來了。」伺候他上樓去。

上海的地方樣樣都隨時改良，惟有這些妓院，仍是一仍舊貫，絕不改變他們的作風。在一間粧閣裏沙發上圓檯邊坐着七八個人，有的口裏吸着雪茄，有的嗑着西瓜子，正在那裏撩天。

「丁，今年你們行裏的放款怎麼樣？可是緊得多嗎？」一個瘦長的西裝男子向一位面團團的戴着眼鏡的丁先生說。

「董先生，你們廠裏是老主顧了，不論貴廠或是你個人要吃款子時，敝行沒有不儘先答應的。今年你們的棉紗生意又賺進了多少萬？」

董先生搖着頭說：「沒有沒有，今年的情形又不同了。原料缺乏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」他說到這裏又向旁邊那個穿西裝的少年問道：「朱先生，你去年在雙馬紗上大大的獲利，今年怎麼樣了？」

西裝少年將身子斜靠在沙發上，右腿擱在左膝上，口裏嚼一片梨，微笑不答。

大家正在談生意經，而程景來了。

衆人都立起身來，點頭招呼。

中間有一個和程景年紀彷彿的男子，身上穿着一件淡灰綢的灰鼠袍子，腳踏黃色革履，臉上也戴着眼鏡，頭髮却朝後梳得光光亮亮，神采奕奕，很有些雍容華貴的樣子，很快的走到程景的身邊，帶笑招呼道：「我們都來了，你却爲什麼珊珊來遲？」一邊說，一邊請程景在沙發椅子裏坐下，又回頭對衆人說道：「今晚對不起得很，我自己也因有些事情耽擱，所以到得不早，落在諸君後面，不然我們也可

以作一局方城之戲呢。」原來此人就是今夕的東道主人葛雨生，也是程景的總角之交。

葛雨生又代程景和幾個初見面的朋友介紹，但是其中如董仁夫和董廉清等却也是故雨。

程景並不是一個商人，他不會和他們談什麼生意經，而衆人也知道他是一個握筆管的朋友，當然也不來和他談生意經，而反和他談談文藝，問問文壇上的消息。

一會兒外房已擺上了酒席，上面大光頭的電燈都開亮了，越顯得燈紅酒綠。鴉母和婢僕都在一邊殷勤地伺候衆人入席。葛雨生也招呼衆人到外邊去入座。今天的宴會也是無所謂的，所以並沒有推讓的麻煩，大家隨意而坐。程景便和董仁夫、葛雨生坐在一塊兒。那徐娘雖老風韻猶存的老家緣寶和一個名喚金鳳的，還有一個十四五歲雛髮覆額的小妮子，坐在主人葛雨生的旁邊，拿着白蘭地敬酒。

程景東張西望的臉上似乎露出失望的樣子，得個空就向葛雨生帶笑問道：「你所說的伊人在那裏？怎麼不見倩影？」室邇人遠，莫非得要像琵琶行裏所說的千呼萬喚始出來，猶抱琵琶半遮面嗎？不要使我徒勞往返，搔首踟躕啊！」

「請你耐心一點，今天真是不巧，伊到外面去，差去了，停會你總可以瞧見的。」葛雨生輕輕地向程景說。

「大概堂會很多吧，不要過了時候纔回來，使人掃興，我深悔來遲些兒了。」程景說。

「對不起，不要說你，我自己也覺得興緻並不怎樣的高。」葛雨生說了這話，眉頭略皺一下，又抬起頭來仰視着天花板，伸手將自己的眼鏡架向上推了一推，臉上似乎有一些強笑。

菜來了，主人敬過酒，客人舉杯道謝後，大家不客氣隨便吃菜。

葛雨生向程景的臉上望了一望，對他說道：「今日我們也許要有些放浪形骸的狂態顯現在你的眼前，你可要又發生什麼衆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感慨嗎？」

「程先生，你也要吟着那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句小杜的妙句嗎？那就要使我們擔當不起呢。」坐在程景旁邊的董仁夫也向程景帶笑地說。

「唉！這是在什麼地方？這是在什麼時候？既有風月可談，像你們都是風流自負的人，當然儘可以談談風月，莫問時事，且食蛤蜊。像我也是最好落花無言，人淡如菊。可惜我還是不能焚硯擱筆，不得不胡亂寫一些。恐怕反要給人家罵我太沒有意思，供有閒階級怡情悅性之用呢。」程景嘆了一口氣說。

「景兄，你又要借人杯酒澆己塊壘了！你寫的東西果能使人怡情悅性，也是不錯的。我就是喜歡讀你作品的一個。今晚所以請你勞駕前來，也是有一點兒小小意思。倘然你高興時，便可一揮妙筆，代那一對姊妹花寫照，給我在情場上留一些紀念的痕跡。你也要笑我不作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嗎？」葛雨生摸着他自己的下頰向程景說。

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雨生兄，我要問你多情呢，還是薄倖？」程景帶笑說。

「你要問我多情與薄倖，只是我自己也覺惘然，還是你說吧。」葛雨生說着搖搖頭，同時他拿起一杯白蘭地來喝了兩口。

背後一隻手伸過來，托了一玻璃杯的紅茶，放到葛雨生面前，綠寶本家柔聲說道：「葛大少，你攪和了紅茶同吃罷，免得喝得醉了，少停雅兒回來要怪我不勸你少喝一些的。」

「對了，雨生，你等到雅韻回來再多喝吧。」董廉清笑笑說。

「不，我要陪諸位嘉賓痛飲一下，來來，我們須先盡杯中的酒。」葛雨生高高擎着酒杯似乎自詡他的洪量。

這時候門外一陣細碎的革履聲，有兩個麗姝走了進來，帶着淺笑，叫聲郭少，又叫聲丁少，乃是他們徵喚的北里名花前來侑酒了。

一霎時來了許多鶯鶯燕燕之流，鬢影衣香，錦簇花團，分坐在衆人的身旁，室中頓時熱鬧起來。其中要算葛雨生和姓丁的姓朱的最爲興奮了。他們有說有笑的握着那些名花的柔荑，真有些色授魂與的樣子，而這些輕顰淺笑的美人兒也都佯傍着，說幾句溫存的話，飛上幾個媚眼，以博大少的歡心。世間的事本如做戲一般，他們和她們在這寸金光陰的當兒，也好似在那裏做戲。惟有程景却抱着日中有妓，心中無妓的態度，冷眼旁觀，微笑不語。

「今晚你要笑我們狂奴故態復發嗎？我們有些不好意思在你的面前放出狂態來，恐怕

入了小說。」葛雨生帶着笑對程景說。

「世間最愛清狂客，你們儘管狂好了，越狂越好！我倒要瞧瞧你們的狂態，也可以增加我小料。只恨我沒有像那寫花月痕說部的主人那樣風流瀟灑，有一枝生花妙筆，寫出風流韻事來呢。何況又在這種時勢，熱鍋上的螞蟥，恐怕寫不出好文章，徒然有負老友の雅意呢。」程景說着話，帶着慨嘆的樣子。

「哈哈！你教我狂嗎？那我倒狂不出來了。」葛雨生喝着口酒說。

旁邊的丁先生却挽着一個雛妓的玉臂，湊在伊耳邊，囁囁地不知說些什麼話。伊的粉臉竟貼到丁先生的領下，十分親熱。丁先生當然是個中稔客，今天也是非常有興趣。

董仁夫董廉清這兩位却不知怎樣的反倒淡淡地，似乎年事漸高，興致已銳減了不少，酒也喝得並不多。

烏師來了，一個名喚小鳳的，首先唱一闕「鳳還巢」。於是一個個接着曼聲而歌。其中還有一個粵妓，自己打着洋琴，唱着南國的曲調，這却祇有葛雨生領會了。因為座上的客人籍隸江浙兩省的居多，葛雨生以前是生長在嶺南的，當然能夠知音。他對程景說道：「這曲兒是南國的情歌，靡曼動人，自彈自唱，青樓中有此，也不可多得，因為娟娟此豸，本是一位女學生呢。」

程景笑着點點頭。葛雨生却反請這位彈洋琴的雛妓喝了半小杯酒。

接着又有一個年近二十的名花坐在朱先生身邊，親自彈着琵琶，唱一支小調，聲音非常清脆。

「一曲琵琶，青衫淚濕，這聲音很令人有些盪氣迴腸的，不知道座中可有第二個江州司馬代她作一首新琵琶行？」葛雨生對着程景帶笑說。

「可惜我們穿的都不是青衫，而多情之淚一滴也沒有，酒，沒有，白太傅的情感，恐怕也做不出像白太傅一樣好詩。」程景說。

這樣熱鬧了一陣，漸漸地那些名花一個一個的告辭去了，祇有一二個還坐在丁先生的身邊，唱着細語，大家耳朵裏倒清靜了不少。

葛雨生多喝了一些酒，薄有醉意，但是他還要和人家拇戰。

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個倩影輕輕地掠至葛雨生的背後，叫聲「葛大少。」

柔和的聲音鑽進了葛雨生的耳朵，他回頭一見了她，不禁如恨如喜的說道：「好，你到這個時候纔回來嗎？」一邊說，一邊却早已伸過手去握住了她的柔荑。

「真的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慢？你瞧席上的菜不是都已吃完了嗎？再不來時，你們的葛大少要發火了！你怎生對得起他呢？快些陪個罪吧。」丁先生在旁邊笑嘻嘻地這樣說。

她聽了丁的話，果然倚在葛雨生的肩上，曼聲說道：「葛大少，我真對不起，請你原諒。我身在外邊，心裏却掛念着家中，恨不得立刻跑回來。葛大少，你是明白的人，大概不會怪我的吧。」

果然這幾句話好似很有力量的催眠符，又像甜甜蜜蜜的和氣湯。葛雨生頓時滿臉笑容，陶陶然的似乎要醉倒在美人懷中一般。

湊巧在程景和葛雨生的座位中間，朱先生立了起來，到沙發上去養些精神，有一個座位空着，她就一側身體坐了下來。

一陣香風透入了程景的鼻管，他就作劉楨的平視。瞧伊人的芳齡正在荳蔻年華，身軀不長不短，水蛇般的腰肢，十分活潑。頭上蜷髮如雲，額前還有一撮短短的前劉海，兩鬢如初放的大桃，灼灼其華。朱櫻一點，剛在透出一串銀鈴似的聲音。尤其是一雙剪水雙瞳，脉脉地溶溶地含着不少情波，在情波之中更含着無量情電，把來攻入男子們的方寸防禦線，可說含有移山倒海之力，無堅不破，無孔不入，自會使一般五陵年少傾倒在她的眉梢眼角之下，而願效南人的不叛，無怪葛雨生常在他面前嘖嘖稱道了。

程景這樣想着，他就故意對葛雨生帶笑說道：「請你介紹一下吧。」

葛雨生點點頭，笑了一笑，便拍着她的肩膀把一手指着程景，對她說道：「這位就是我在你面前提起而你一向聞名的程景先生，你快見見吧。」

她聽了這話，連忙側轉身來，向程景叫應了一聲，便把一片梨敬與他，因為她剛纔敬過葛雨生一片。

「這就是我所說的本主兒雅韻了！但是她今晚回來得很晚，你說應該怎樣去罰她？」葛雨生向程景帶笑着問。

「好一個雅韻！雅韻欲流。」程景笑笑說。

「雅則雅矣，韻則韻矣，但流却流不得。」丁先生在對面哈哈地笑着說，於是衆人都笑起來了。這樣胡說亂道了一回，酒也喝得夠了，葛雨生還要吩咐再開一瓶白蘭地。但是本家綠寶却勸他不要再喝，祇把剩餘的四分之一拿出來，再倒在杯子裏。大家也喝不下去了，有幾個早已悄然離席。董仁夫和董廉清坐在雅韻的房裏，談他們廠裏今年的業務了。

惟有葛雨生和那位丁先生各自挽着玉人的手，着意溫存。而雅韻也陪着葛雨生，低聲絮語，倍顯殷勤。因為她年紀很輕，常常露出嬌憨之態，博人的憐愛，又如初春時枝上的蓓蕾，色香兼全，自然更是能夠討得人家歡喜。

程景坐了已有好久，不免也有些倦意。瞧葛雨生這種樣子一時也不會走的，情致纏綿，當有更甚於此。自己業已見到了伊人一面，別的也沒有什麼戀戀了。於是他就任筵席將撤，尾聲未終的時候，向葛雨生等衆人告辭，坐着車子先回家了。

一鉤新月從雲中湧出，疏星數點，環繞在它的四周，白雲一片，很快的在月亮的前面掠過，輕雲籠月，月影微露。程景在歸途中，對着天上的明月，耳邊弦管的餘音兀自嫋嫋地未絕，伊人的玉顏也好像

在那月兒裏逗露着她的笑容。他想到葛雨生前天告訴他的一段盪氣迴腸的艷史，又回想到二十多年前葛雨生和自己在少年時候的情事，以及山軟水溫的故鄉，花木明瑟的滄浪亭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好。像天上的輕雲籠月的一般，在自己的腦海中祇留着淡淡的影痕，想起了，不免舊恨新愁，一齊湧上心頭，胸中的牢愁也急欲借此一洩。既有良朋的屬意，自己的一枝禿筆却更不能偷懶了。於是他回去以後，隔了數天，立刻就開始寫作了。正是
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

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第一章 回首江南好春色

在那蘇州城裏最熱鬧的地方要算觀前街，好如上海的南京路一般。每當華燈初上的時候，裙屐連翩，充塞於途。一般的綢緞肆，點心店，菜館糖果店，百貨商店，沒有一家不充滿着顧客。尤其是時髦的蘇州人，在星期六星期日的下午必要到觀前街上來購物。便是沒有東西買，也喜歡到這裏來兜一個圈子。除了玩雜耍和燒香的玄妙觀，魚龍曼衍，百戲雜陳，也是鄉下人最喜歡光臨的場所，而北局一帶地方幾年來開闢得面目一新，是高尙士女流連的所在。如服務社會事業的青年會，屹然佔據在北部，而電影院京劇場咖啡館小公園等也都環繞在四周。一般青年士女尤喜到這地方去溜躑。一到晚上，霓虹燈光怪陸離，耀目生輝，無異是天堂中醉人心魂的樂園，吳下的繁華，於此也可窺見一斑。但在二

十多年前——民國初年——的時候，那地方都是荒地，有幾個培塿土墩，上面也沒有樹木，祇在春天供給一般好玩的兒童跑到培塿上去放紙鳶，西面是一個巡警局，夕陽下山時，在那荒地上却常有一大堆人圍着，瞧看警士們練習什麼猴拳和醉八仙等拳術。北面有一家茶樓，名喚清風明月樓，每當夏日的傍晚，茶座上的客人尤多，都到這裏來飲茗納涼。而觀前街尙沒有拆闊，一家家的銀行和戲院都還沒有開設出來呢。那時候的蘇州又是在靜的時代中，尙未完全沾染到東方巴黎的上海化。

蘇州在靜的狀態中，而城南的地方尤其是靜之又靜。說也希奇，蘇州雖然是個人烟稠密的古城，有些地方房屋鱗次櫛比，似乎擠得十分緊密，而沒有隙地，可是在盤門之內一帶地方，小溪野田，浮圖古剎，大有鄉村風光，素有冷水盤門的稱謂。盤門爲什麼如此荒涼呢？據父老相傳，說在紅羊時代，太平軍攻入蘇城，從盤門進來的，焚掠甚慘。所過的地，縱火焚燒，閭里爲墟。直殺到護龍街南段的飲馬橋下，那時正在晚間，只見橋面上却有一隊兵士站在那裏，隱隱約約，如有雲霧環繞，高挑的燈籠上都有一個「關」字。太平軍趑趄不敢上前。一探聽在這飲馬橋上，本有一座關帝廟的，城中並無清兵，恐怕這是伏魔大帝關公顯聖。那時候鬼神的迷信未除，關公的印象深入于民間，沒有不尊敬的，尤其是趕趕武夫。所以太平軍也就不敢再向前屠燒了。城北城中的元氣得以保留。但是城南却完了，至今還是興不起來。但這是神話，到底是神話，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罷了。

在葑門一帶也是比較冷僻的，和盤門在伯仲之間。據說這是在元末明初的時候，吳王張士誠盤

踞蘇州明太祖的大軍進攻吳下，徐達的部下從閶門進，常遇春的兵馬從葑門進。常遇春武功踔越，殺戮甚盛。他的部下殺入葑門，大肆焚屠。幸虧徐達聞知，傳令禁止，然而葑門一隅已受到了很大的影響。這兩種都是吳人口頭相傳的野乘。

因此在葑門盤門之交有一個地方名喚南園，那邊阡陌縱橫，菜畦桑圃，無異於農村。十畝之間，農夫荷鋤，婦稚攜筐，黃牛戽水，布穀清鳴，儼如一幅幽風圖。若然我們在春夏之間到那地方去散步，幾乎忘記了身處在軟紅十丈的都市中呢。而那地方的滄浪亭，尤其是風景幽雅，膾炙人口。

滄浪亭是一個園林，在南園之西，孔廟之東，三元坊之南。那邊清溪一曲，芙蓉滿池，環繞着這聞名吳中的古蹟勝地。門前有一頂石橋，垂柳飄拂，綠陰蓋地。裏面假山叢疊，迴廊曲折。在那假山之上，有一座小小亭子，就是那古今相傳的滄浪亭了。凡是讀過蘇子美自己作的那篇滄浪亭記，和歸有光寫的一篇滄浪亭記，前者是寫園林的勝景，後者是敘亭子的歷史，沒有一個人不心嚮往之的。雖然自宋朝到今日已有數百年，而滄浪亭由興而廢，由廢而興，還是保存着它的面目，給一般後人憑弔其間，發思古之幽情。更可貴的，在滄浪亭的附近有許多學校建築着他們新式的校舍，使一般學子弦誦於此。課餘之暇，在那邊溪畔釣魚，樹下聽鶯，平添許多清趣。在滄浪亭的對面有個可園，也是現在的省立圖書館。那時候也備着一部份古書給學子們進去瀏覽。所以這地方是個黌宮學府的特區，來來往往的除了少數鄉人，大都是些莘莘學子。

在某某專門學校寄宿舍的前面是一片廣大的場地，也是附近幾處學校公共的操場。這天是星期日的下午，場地占有許多學生在那裏踢球，往來角逐，顯着健兒的身手。有一個青年學生往操場門口匆匆的走進來，約摸有十七八歲的光景，面貌清秀，態度斯文，鼻上架着一副在那時候流行的托立克眼鏡，身穿一件淡灰綢的長夾衫，腳踏黃色革履，手裏挾着一捲東西，一步一步的走到寄宿舍門前。門裏有幾個學生剛纔走出來。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和那跑來的少年認識的，早向他招呼問道：「你來看葛雨生的嗎？」

「正是，不知道雨生兄有沒有出去？」少年走進了門，反向他問。

「他正在裏面等候你來呢。我們要到觀前街去，再會吧。」說着話，他們一個個走出去了。

少年走到門房口，門房裏有一個校役，正坐着看小書。少年便向他說道：「我來看葛雨生的，煩你快到裏面去通報一聲。」校役點頭答應，立刻站起身子，走到裏面去了。

少年跨過一個小小天井，轉了一個彎，跑到一間來賓室裏去坐着等待。

不一會，聽得門外一陣革履聲，葛雨生當先步入。鼻上也戴着眼鏡，風采奕奕，穿着一件咖啡色嘜夾長衫，很有些瀟灑出塵的樣子。手裏拿着幾本書，背後還跟着他的同學魯光和呂觀海。

「哈哈！程景兄，你到這個時候纔來嗎？我們等得你好心焦！」葛雨生帶着笑向這少年程景說。程景走到葛雨生身邊，和他一握手說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，今天舍間來了兩個親戚，我陪他們吃了

午飯，到了一個地方去，方纔趕緊跑來的，我知道你們要盼望了。」

「不錯秋水望穿，不見伊人，姍姍來遲，有負春光，你將怎樣的處罰？」魯光走近身邊說。他是一個胖子，面孔上常帶着幾分笑容，好如坐在山門口的彌勒佛，笑口常開，與人無忤。

「魯兄悉憑你怎樣說吧。今天我們倘然到清風明月樓去吃茶奕棋，準讓小弟來還賬。」

「別的都不要緊，今天你的大作可帶來沒有？」葛雨生又向程景叩問。

「帶來了，我寫了一篇短篇武俠小說，名喚『飛頭將軍』。你們看這個題名希奇不希奇！還有兩篇筆記，其中一篇是記的四川盜棺奇案，就是那天陳飛兄告訴我的，我把他很忠直的記下來了。」程景一邊說，一邊將他手裏挾着的一捲東西解開來，乃是幾疊稿箋，雙手奉給葛雨生等看。

這時候他們四個人在中間一張桌子上，各據一面的坐了下來。校役送上茶。葛雨生魯光呂觀海三人各拿着程景寫的稿箋，披覽大略。

「程景真不愧爲吾黨健者！他的大作近來疊次在上海小說新報裏一篇篇的披露。若不是他的作品好，那位大名鼎鼎的總編輯木子先生怎肯把他的佳作儘先刊登呢？此次他爲我們編的縹緲叢雜誌如此努力，這是我們的光榮。我們要催促昨非兄快快進行出版的工作纔是。」葛雨生側轉頭對呂觀海說。

「承你們這樣過譽，使我愧不敢當的。我只好算是附驥有緣，濫竽充數。你們的大作都寫好了嗎？」

「程景喝了一口茶，帶笑地問。

葛雨生笑了一笑，很興奮地回答道：「我也寫了一篇言情小說，題名『水雲鄉裏的安琪兒』。但自問寫得很不好。至於魯光兄的作品是譯的一篇法國的言情名著，喚做『紅樓倩影』，而觀海兄已寫了一篇『我對於今日中國小說家的芻言』。聽說昨非兄又寫了一篇社會小說，喚做『天堂慘劇』。我們務要在吳中文藝界放射出一顆小小的星光纔好。至於封面畫已請一位女畫家莊女士畫好了，畫的是香草美人，因為莊女士的蘭花也是今日畫花中有名的佳作啊。我已交給昨非兄寄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製三色版了。縹緗囊三字的題名，也已托朋友去代求南通的張謇庵爲我們一題了。」

「你如此努力，我們這本雜誌一定可以出版成功了！好在我們的目的不在乎利，而是爲着文藝而文藝的，大胆地嘗試一下，雖然我們都是後生小子，在文壇上沒有什麼身價的。」程景向葛雨生說。『當仁不讓，後生可畏！這是聖人說的話，我們不要太菲薄了自己，況且有你這一枝生花妙筆，決不致於貽譏大雅的你是一位未來的名小說家，我們可以斷言的。』葛雨生向程景說。

「你們這樣說更使我慚愧了！我們只是感覺到文藝的興趣，也不欲讓吳中的文藝在這小說新潮流中太寂寞了，所以提起筆來，作東施的效顰。那裏敢希望做一位小說名家呢？笑話笑話！」程景把手搔着頭說：

葛雨生把程景的稿箋摺疊在一起，放在一邊，取過他拿出來的幾本上海新出版的小說，交與程